



福建老根據地人民革命鬥爭故事

第四集

懷念鷺鷥島上的漁民

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福建老根據地人民革命鬥爭故事

第四集

懷念鷺鷥島上的漁民

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懷念鷺鷥島上的漁民

福建人民出版社編

※

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

(福州河東路得貴巷)

福建省書刊出版業

營業許可證出字第 001 號

福州第一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福建分店發行

※

開本787×1092 1/36 印張1 2/9 字數20,000

1955年12月第一版 1955年12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1—10,090

出版者的話

本省人民在共產黨的領導下，有着長久的光榮的革命鬥爭歷史。遠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，閩西就是中央蘇區的一部分。工農紅軍北上抗日以後，英雄的老根據地人民在黨的領導下，堅持了長期的敵後游擊戰爭，直到全國解放。老根據地人民在長期的、艱苦而曲折的革命鬥爭中，創造了無數可歌可泣的革命故事；這些故事，充滿着愛國主義和革命英雄主義的精神。這些故事不但現在，就是在將來，對人民都有深刻的教育意義。

我們編輯出版這套「福建老根據地人民革命鬥爭故事」叢書的目的，是想通過這些片斷的故事，反映老區人民的光輝的革命鬥爭歷史，教育人民學習英雄們的榜樣，發揚愛國主義和革命英雄主義精神，積極參加祖國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。

本省老根據地人民的革命鬥爭故事是極其豐富感人的。收集並出版這些光輝的鬥爭故事，單靠出版社的力量是很不夠的。我們希望過去曾在老區堅持鬥爭的同志，目前在老區工作的同志以及其他熟悉老區情況的同志，能多多寫稿或組織別人寫稿。讓我們大家一齊把這部有意義的叢書編好。

一九五五年十月

目 錄

懷念鸞鷲島上的漁民·····	林汝楠（一）
八個紅「小鬼」·····	練添淦、饒松明（二三）
鎗殺大惡霸謝錫桂·····	周挺南（一九）
黃老姆·····	陳天才（二六）
回憶田螺形戰鬥·····	謝畢真（三二）

懷念鷺鷥島上的漁民

林汝楠

一九四七年的春天，我們的游擊隊又回到了鷺鷥島。當我們的船在向鷺鷥島前進的時候，我們多興奮呵，這是我們自己的島嶼！兩年前，在參加南日島戰鬥前後，我們曾在這裏休整過；這裏的漁民，我們熟悉得如同家裏人一樣。

—— 這個島與平海鎮遙遙相對，面積不大，島上沒有一塊好地，四周儘是砂礫和岩石；全島只有二十多家漁民。他們在避風的窪地上，用泥沙蓋起矮小像土地廟樣的「小土寮」，他們靠着幾艘漁船在無邊的東海討魚過活，英勇地與大自然搏鬥着，本來可以過着幸福的生活，可是國民黨反動派却無孔不入地到處進行壓迫和剝削，連這個芝蔴大的小島也不肯放過。他們極端的貧窮與困苦，可是知道的人却很少，只有我們黨對他們特別關懷。一九四二年春天，莆田地下黨派了張伯庭、翁鴻鏜同志到這裏工作。多年來，羣衆與黨已經建立了血肉不可分離的關係。

我們的船在遼闊的海洋中前進着！當鸞鷲島像久別的親人一樣出現在我們的眼前時，我們怎能禁得住心頭的激動？不管海風刮得多猛，船身搖盪得多厲害，我們都從船肚裏鑽出來；一手把槍高高舉起，一手拉住船舷的繩索，朝着島上歡呼，每人都恨不得一下子就飛過去。

船到澳口了。眼看我們就可以上岸；但這裏是北澳，風勢又猛又不順，無論如何也不能靠岸，我們只得繞到南邊一個叫做「死人過口」的澳口去上岸。這兒到處是暗礁，一不小心，船就有撞碎的危險；只有當地的舵工才能駛進去。我們大家都不熟悉地形，所以兩條船只好在澳口海面上徘徊。

島上的人看到兩條陌生的船在澳口游來游去，以為國民黨反動派又來搜刮了，立刻吹起海螺，「嘟嘟！嘟嘟！」一聲緊似一聲。我們認為是要來歡迎我們的，大家都高興得拿着草笠在頭上揮舞，跑到船頭上大聲歡呼。但我們逆着風，喊了半天也不知道島上的人究竟聽到了沒有。不久，山坡上出現了一陣人影，隊長用望遠鏡一看，原來是二十多個青年模樣的人，每人手裏拿着土槍、梭鏢、斧頭，看樣子他們正在準備同我們打仗。這可把我們急壞了，怎樣才能使他們認得出我們是自己人呢？隊長叫我高聲喊叫島上我所

熟悉的人的名字，我喊得喉嚨都乾了，他們不但沒有回答，而且用鳥槍打過來。我們每人又輪流着跑到船頭高聲喊叫，一邊做出各種的手勢。但是不管如何，怎樣也不能使他們認出我們是自己人，他們還是不時的用鳥槍打過來。

最後，我們的隊長想出了一個辦法，把包槍的紅綢帕子拿下來，在頭上不停地打着圓圈。這個辦法實在太好了！大家一看到紅綢帕子，心裏立刻都亮堂起來；不等隊長下命令，就不約而同地從槍匣裏拿出紅綢帕子，在頭上拚命地揮舞起來。兩條船立刻像有幾十朵的紅花在開放，放射出朝霞一樣耀眼奪目的光彩；島上的人看到這樣多的小紅旗在飄揚，才明白是自己的隊伍回來了，就呼嘯了一聲，立刻從山坡上奔跑下來。十幾人一起把停放在沙灘上的舢板往海裏拖，一個個敏捷地跳上舢板，喜孜孜地向我們這邊划來。

舢板還沒有靠近我們的帆船，大家就狂喜地呼叫起來。他們迅速地攀登我們的船上後，就興奮地緊拉着我們的手不放，一邊解釋着剛才的誤會。於是，又是歡呼，又是鼓掌，又是說笑，在搖盪不定的甲板上擠成一團。他們挑出兩位最熟悉航路的舵工來掌舵，沒有一會兒，兩條船像穿梭一樣在亂石纍纍的險灘和暗礁中駛過。因為是退潮，船不能靠岸，人必須跳下來涉一段水才行，我們就「撲通！撲通！」地跳下去了。他們一

看見，就趕快跑到還沒有跳下水的同志面前，搶着就要攆。但大家那裏肯依，一定要自己涉水。爭了好久，最後才讓他們攆了十多個人過去。

4

我們到島上一看，除了剛才這些划舢板來接我們的人以外，再看不到別的什麼人。

這真有些令人不安。我正想問，忽然又聽見海螺「嘟嘟！嘟嘟！」地吹起來。不久，從海邊的岩洞裏，就斷斷續續地走出二三十個人來。他們看到是自己的隊伍回來了，高興得一蜂窩地跑到我們的身邊來，一個個問這問那，問個不停，恨不得把心頭的話一下子傾訴出來。兩年的時間本來不算長，可是他們却認為有幾十年之久。的確，只短短的兩年中，那披着人皮的豺狼——國民黨反動派，就兩番三次地來到這裏敲骨吸髓，島上什麼東西不給搶個光？哪一個人不是被折磨得只剩下皮包骨？

阿烏嫂和吓蓮嫂是我們大家最熟悉的。但是現在每個人我們都看到了，就是看不到她兩個人。我們到處找，後來看到阿蓮嫂的兒子阿寶，才算把阿烏嫂找出來。阿烏嫂，她是一個多麼倔強的婦女呵！一九四三年，一次我們海上游擊隊被敵人包圍了，當部隊轉移時，翁鴻鏜把自己的女兒——美玉，寄養在阿烏的家裏。阿烏嫂立刻答應下來，並對翁鴻鏜同志說：「你放心去吧，我會把美玉當成親女兒一樣地來看待。」的確，不但

阿烏嫂是這樣，就是島上男男女女，也都像愛護自己親骨肉一樣的來愛護美玉。聽說一九四五年國民黨反動派曾經三次到島上來洗劫，這些匪徒了解到翁鴻鏗同志的女兒美玉寄養在阿烏嫂家裏，用盡各種各樣毒辣的手段，抓去她的兒子，搶光她的家財，最後又嚴刑拷打她，迫着要她把美玉交出來，但是，她死也不肯交出。兩年了，她的兒子還沒有放回來，她依靠媳婦勞動和島上羣衆的扶持過日子。現在，她的眼睛由於嚴刑拷打，已經花得看不見人了。她顫巍巍地站在我的面前，還看不出我是誰。

「阿烏嫂，你好嗎？」我先叫她一聲。

「是你！林同志！你們回來了？！」

她聽出是我的聲音，就緊緊抓住我的手不放，一邊早已嗚嗚地哭了。站在旁邊的美玉，這時也緊蹙着小眉頭，一雙小手只緊緊地拉住阿烏嫂的衣角。我用另一隻手撫摸美玉柔軟的頭髮，安慰她說：「不要多久，就要把你接回到你爸爸那裏去了」。但她却出我意外地應着：「不，我不回去，阿媽對我很好。」

一會兒，阿烏嫂止住了眼淚，放鬆了握我的那隻手，又顯出從前她那種倔強爽朗的神情來。她把美玉偎抱在懷裏，睜着那雙好像還能看見的眼睛說：

「同志！你說，什麼時候我們才能成功？」

「快了，不要多少時候了！」

「越快越好！越快越好！我的兒子要是放了出來，準會叫那些特務走狗不得好死。」

這時，吓蓮嫂和一位抱着孩子的年青女人，也氣呼呼地跑過來了。吓蓮嫂一看到我，就抓住我的手，瞪着眼睛，把我的全身打量一下，好像要說什麼又說不出來。我看到她那黝黑的乾枯的手和滿臉的皺紋，心裏嚇了一跳；僅僅兩年的功夫，飢餓和災難就把一個中年健壯的女人，磨折成這樣瘦弱的老太婆了！要不是旁邊的人說她是吓蓮嫂，我幾乎認不出來，我看見她來，心裏有說不出的高興，就不等她說話，先開口問她：

「吓蓮嫂，我們回來了。剛才我們都在找你，這兩年日子過得怎麼樣？」

「同志，你們到底回來了，這一回我們可安心了。咳！要是說這兩年的日子……」她說到這裏，眼淚就如斷線的珠子一樣滾掉下來。她拿袖子來擦，但是像湧泉一樣的眼淚愈擦愈多，旁邊的幾個女人也不由得都紅濕了眼眶。我知道在這兩年艱難困苦的歲月裏，哪一個人的肚子裏不積滿着苦水？我正在想拿什麼話來安慰她們，但是吓蓮嫂

已經放開揩淚的袖子，抬起頭來說話了：

「同志，今天我能看到你，算是萬幸了。這兩年來，喝的苦水，人家只喝一臉盆，我就喝了一古井。兩年來日盼夜盼，只盼能夠見到你們，見到自己的隊伍回來，好讓我吐一吐苦水，出一口氣……」

「你們應該還記得，前年端午節前，你們在南日島打垮反動派後，不久，反動派就到我們的島上來了。反動派說我是通紅軍的『紅軍頭』，把我捉去，也把阿明、阿龍他們幾個人捉去，一同押送到莆田『虎頭監』，一定要我們說出你們的名字和有多少人，現在駐在哪裏。我們不說，反動派就用壓槓、灌水、電刑、老虎機來威嚇，我們還是不說，最後他們就把我們移到泉州去。阿明和阿龍因為受刑太重，就被拖死在監牢裏。我也病得很厲害，他們怕我又死在監牢裏，才把我放出來。」

「前年中秋節後，你們在莆田忠門繳了反動派的槍，反動派不甘心，又到我們島上來搶劫了。他們哪裏是人啊，簡直是瘋狗！抓了人還不算，還要搶東西，不管是香的、臭的，只要是東西他們就搶，魚網帶不走，就下毒心把它割破，把它燒掉；全島沒有留下一張好網。漁船也被帶走，使我們同平海的交通斷絕，買不到糧草，十幾天半飢半

餓，大家都苦得半死。

— 8 —

「受了這兩次災難以後，大家想了辦法：我們在流嶼尾找到一個大石洞，有什麼風聲，老人、婦女和孩子就到大石洞裏躲起來。這個大石洞只可以藏二、三十人左右，水落時，還可以躲躲，水漲時，洞裏會淹起一尺多高的水。去年這個時候，有一天早晨，反動派又來了。這回是烏丹這個無恥的叛徒，她臉上長了毛，六親不認的死狗母，她昧良心帶狗特務來捉她的外甥女——美玉。這時，男人都出海去了，剩下的老人、婦女和小孩，大家都逃到洞裏去，以爲過半天後，反動派就會走掉。但是這一次狗特務死心要抓美玉，他們在這裏搜了一整天。還好流嶼尾那裏隔一層水，沒有被搜到。但是一整天呀！水漲了，洞裏淹起了水，水浸到大人的大腿上，浸到小孩的肚臍上；坐不得，躺不得，像種蠅一樣地站着，擠着，衣服濕透了，天又冷，牙齒都在打戰，皮膚浸皺了便發白起來。大人沒有東西吃，小孩只啃一些地瓜乾。在水裏浸得太久，有的老人昏倒了，只好放在洞旁邊石頭上；有些孩子也昏倒了，母親們就輪流抱在懷裏，眼淚一滴一滴往下淌，只是不敢哭出聲音來。我的姪女兒，就是蔡毡狗的老婆，她頭胎的女兒剛生下四個月，家裏窮，身體本來就不好，加上月子做不起，母子身體都很弱，奶水很欠

缺。這時候，她抱着女兒在水裏餓了一天，心裏很焦急，奶水更沒有了，又沒有東西好餵她，可憐的小孩子，緊捉着乾癟的奶頭，拚命地吮，把奶頭呷破了，小嘴巴上沾滿了鮮血，還是吮不到一滴奶，就哇啦哇啦哭叫起來。可憐的小東西呀！整天滴水不進口，那能叫她不哭呢？這時，緊張得很，要是這聲音叫狗特務聽見，不但美玉保不住，連大家都會遭殃。到底怎麼辦好呢？我的心跳呀跳，也沒有辦法。我的姪女兒到這時候什麼也顧不得了，她就橫着心，咬緊牙關，把她女兒的喉嚨用手扼住，不讓她哭出聲音來。一會兒，孩子沒有氣了，她慌起來了，唉呀！我的天呀！這怎麼行呢？我不忍看到這條小命就這樣完了，我的心痛呀，比毒蛇咬得還要痛。鄰居們很難過，趕快把小孩子搶過來，有人用嘴巴把氣吹進小孩子的鼻孔裏去，把她救活過來。大家想盡一切辦法找點東西來餵她，但哪有東西呵！一會兒，小孩子又哭了，我的姪女兒又把孩子接過來，血淋淋的奶頭又塞在她的小嘴裏。你知道，孩子那裏肯吃血呢？她又哭着，不得已，我的姪女兒又下一次橫心，把孩子又拚斷氣了。她發呆了，臉上沒有一點血色，眼睛直瞪着，一句話不說，只死抱住沒有氣的女兒不放。這時候，天也快黑了，大家按捺不住心頭的憤恨，有人說：在這裏等死，不如衝出去拚死！是呀！不如拚死好些，大家都衝出來

了。但是狗特務已經跑了。大家七手八脚的弄湯水，好容易把這個小女孩救活了。現在總算給留下了這條小生命。」

說到這裏，她鬆了一口氣，指着那個剛才跟她同來的、靜靜地站在她身邊的年輕女人，和倒在女人懷裏瘦得像猴子一樣的小女孩，然後帶着笑說：

「同志！就是她，兩次要死，兩次都死不了，你看這小女孩多強硬呀！現在就等着要向反動派算賬。」

這樣的女人！這樣的母親！這樣的孩子！這就是我們親愛的不可戰勝的人民！他們爲着爭取革命勝利願意付出一切的代價，大公無私地不惜犧牲自己親生的子女來保護



我抱起水妹，用尊敬與感謝的心情在她的小額上吻了一下。

革命幹部的家屬和全島人民的安全。我用尊敬與感謝的眼光向這位偉大的年輕母親致敬，我抱起水妹，用尊敬與感謝的激情在她的小額上吻了一下。

這天晚上，吓蓮嫂帶了我們的通訊員，乘舢板偷渡到平海，再越過六十多里長的敵人崗哨重重的鄉村，最後與莆田游擊隊取得聯系。我們在鶯鷺島住了兩天，第三天上，在平海灣岱前山下登陸，與莆田的武裝匯合後，攻下離城十里的楓葉塘偽鄉公所，繳下了三十多支槍。我們又得到一次勝利，隊伍回到常太老區去了。

*

*

*

一九五四年一月間，在莆田平海鎮的沙灘上，我無意中遇到吓蓮嫂。雖然已經七年沒有見面，但她比以前年青了。她告訴我說：解放後大家都從鶯鷺島搬回平海來，他們都已參加了漁業生產合作社，生活過得一天比一天好。我問起阿鳥嫂和毡狗嫂，同時請她帶我到他們家裏去看看。在毡狗嫂的家裏，我見到一個約有八九歲左右天真茁壯的小姑娘——她穿着一件桃紅短衫，頭上紮一根小辮子，一蹦一跳的從屋裏跑出來。吓蓮嫂向她喊道：「水妹，過來，你媽媽呢？」

她乖乖地跑過來，看着我有點陌生，就不敢吭聲了。我笑着說：「水妹，你認得我

麼？」她也笑了笑，搖搖頭。我走近去撫摸

她的頭髮，第二次在她的小額頭上吻着。我

問她：「你媽媽呢？」她用手指着海灘上一大堆的人羣說：「在那裏，等爸爸回來。」

真的，不遠的海面上，有幾百隻的漁船在夕照裏緩緩地游過來。忽然，水妹快樂得跳起來，拉着我的手叫着：

「看呀！看呀！我爸爸開的那條船在前面！船上有兩個帆：小帆是白的，大帆是豬肝色的，你看見了嗎？」

漁船都靠岸了，帆放下了，密集的桅杆像樹林一樣；一籬筐一籬筐的鮮魚從船艙裏抬出來，成千的漁民家屬又爲着一次豐收而喜笑顏開。



「看呀！看呀！我爸爸開的那條船在前面。」

敏志·吳勳插圖